

XIUJUNPINGZHUAN

耕耘人生·木刻家

修军 评传

忽培元 著



耕耘人生·木刻家

修军评传

忽培元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耕耘人生：艺术家修军评传 / 忽培元著 -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2

ISBN 7-102-03909-3

I. 耕… II. 忽… III. 修军 - 评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189 号

耕耘人生·木刻家修军评传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编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作 者 忽培元

责任编辑 刘士忠 管 维

装帧设计 李红星

责任印制 丁宝秀 赵 丹

制 版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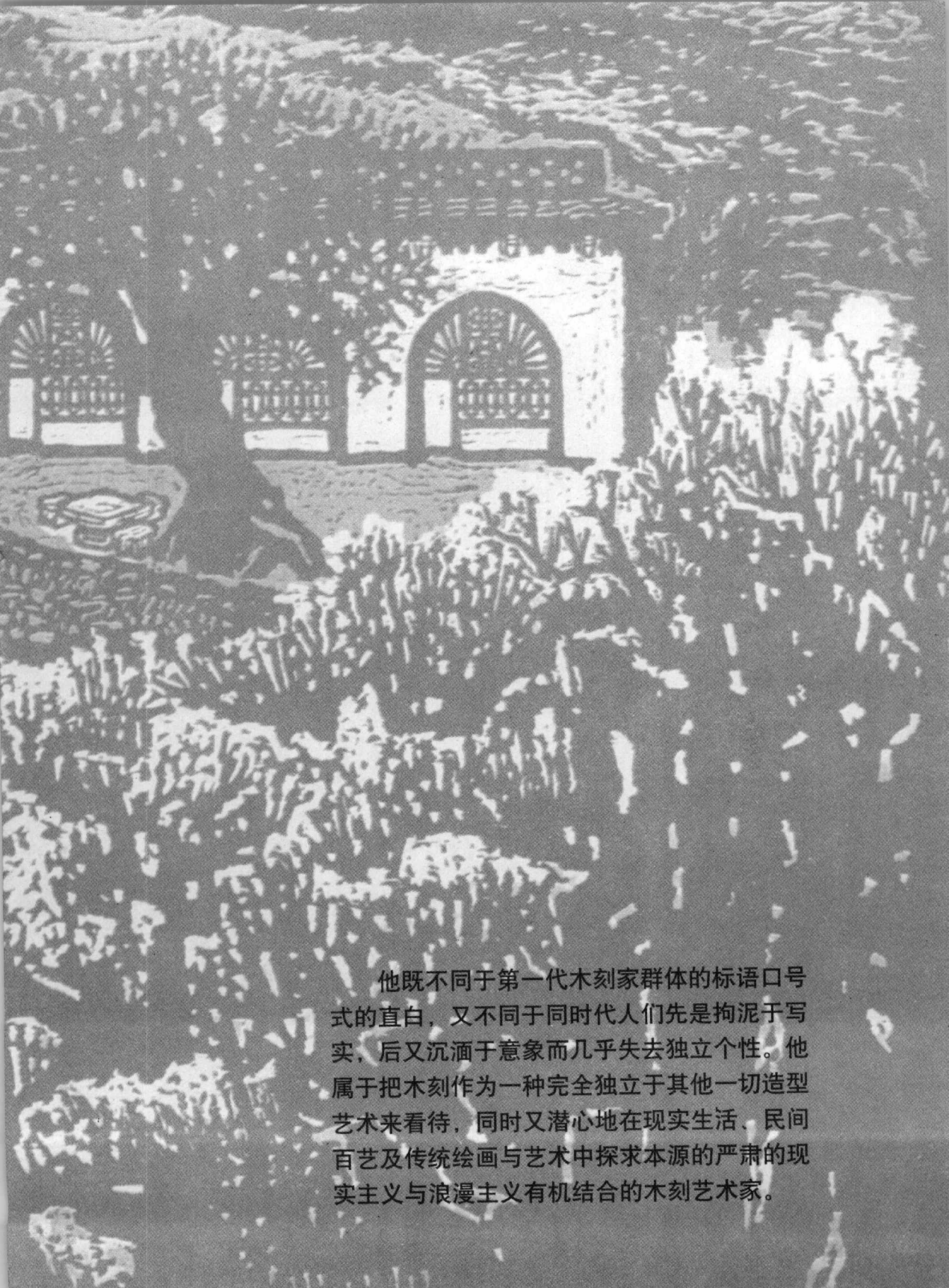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25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102-03909-3

定 价 55.00 元



他既不同于第一代木刻家群体的标语口号式的直白，又不同于同时代人们先是拘泥于写实，后又沉湎于意象而几乎失去独立个性。他属于把木刻作为一种完全独立于其他一切造型艺术来看待，同时又潜在地在现实生活、民间百艺及传统绘画与艺术中探求本源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木刻艺术家。



中国版画艺术星空中，修军先生也许不是最明亮的，却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颗星。他出现的那个时代，有许多流星昙花一现般轻轻滑过，他却至今恒悬在那里，美丽依旧，光耀依旧。

目 录

序曲.....	1
第一部	
乘骐骥兮驰骋.....	9
第二部	
路修远以多艰.....	51
第三部	
神高驰之邈邈	99
尾 声	139
附录 冬天的记忆.....	151

序曲

一

中国版画艺术星空中，修军先生也许不是最明亮的，却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颗星。他出现的那个时代，有许多流星昙花一现般轻轻滑过，他却至今恒悬在那里，美丽依旧，光耀依旧。

我们面对着一座殿堂。在整个人类艺术世界中，它显然不是最巍峨的，却是颇为独特精致的。版画艺术的殿堂，20世纪中国艺术民族化的一座高峰、一个典范。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最终的结果：木刻艺术回到了娘家。这殿堂之中，有大批重要的础石，有栋梁与砖瓦，也有人们显而易见的花纹及种种装饰。就整体效果而言，一切都是同样的重要而不可或缺，它们共同组成了那“独特”与“精致”。但“础石”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修军是一块础石，他的作品厚实与力度告知人们。当我们特别地关注着他，研究他的创作，展现他的生活和艺术，讲述他的故事时，我们却又发现，他不仅仅属于艺术，而同时又是一个大写的人，同时是道德领域和精神层面上的一颗星。艺术只是他人格魅力的一种自然结晶。

我们注意到了，在这座美丽殿堂的创造过程中，有许多显赫重要的角色，更有许多普通劳动者。修军是普通劳动者。在这伟大工程的建造中，我们的传主，始终都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默默地奉献着。他聚精会神，埋头苦干，奉献着一砖一瓦。这“础石”的作用与“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便是他的历史定位，更是他的人生坐标点。

历来的公众舆论与传记作者，往往容易把注意力集中于时髦的艺术和昙花一现的角色，其后目光便永远地盯在殿堂的金色尖顶，以及顶端镶嵌的那些耀眼夺目的金银珠宝，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础石的存在。

而对于一座建筑而言，通常情况下起着重要的基奠和支撑作用的部分，往往是深藏不露。人们健忘的大脑与易于随波逐流的肤浅目光，往往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人类曾经因此制造了无数的悲哀，把不确切、不真实的历史留给了后人。

我赞美础石，赞美那些为了呈现整体之美，树立巍峨与坚强而埋头奉献自甘寂寞的础石般的社会角色。

二

10年是漫长的，又是短暂的。修军病逝10年了，他的艺术并没有沉寂。在西北、在东北、在首都、在边城、在内地、在港澳台、在亚洲和欧美，他的艺术的影响所及，



创作中的修军

余波不断。人们，特别是同行，越来越意识到了他作为“础石”的分量的存在。

一座千年大计的建筑，它美丽时尚的装饰花纹可以随时更新，甚至它的引人注目的尖顶或穹窿的装饰物也可以依照时人的好恶代之以更时兴、更贵重、更精更美的材质，但它脚下的础石却是无法更换的。那是它的根本，是它巍然耸立的依据，是它高高在上的体制与形貌的规范。它的一切的荣耀与光彩，都是建立于此的。因此，你可以一时地忽略础石的存在，但却无法否定它们的作用。础石的朴素，它的坚强与厚重，它的并不显山露水的内在的力量，它那仿佛与生俱来的牺牲奉献精神，它那普通劳动者的

虚心合作、团结友爱的姿态，对于伟大的建筑，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无价之宝，都是弥足珍贵。

在陕北黄土高原，在秦岭大山之中，有厚重而坚硬的岩石深埋在地下，伴生着黑色的石油煤炭、黄色的铁矿金子。修军长期生活在那一带，他是具备了那内涵极为丰富的岩石的品格。假若你熟悉那种岩石，当你面对修军先生，面对他的作品，你首先想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画家的风采，不是一类作品的风格，而是联想到那种厚重坚硬的岩石。想到了托起高原与峻岭的那当地独有内涵丰富的岩石。修军是这样的础石，他的一生作为，他的人格与画境，足以表明，他是乐意成为一块挺托起大山与高原的无私的础石。

我们这个时代，是倡行日新月异的，但这也似乎成为了一些人见异思迁、数典忘祖的理由。于是出现了不少的“桂冠诗人”和“先锋画家”。说穿了，他们是一心要当艺术殿堂中最醒目的纹理与最耀眼的顶饰。他们不甘于础石的寂寞，更不屑于那种不论回报的默默无闻和无私奉献。于是一时出现了不少的“空中楼阁”，虽如海市蜃楼般的美丽，可又能荣耀几时？这个时代的裂变与浮躁呼唤础石精神。就这个意义而论，我们纪念一位沉默的画家，其目的与意义便远不止于研究一种艺术、记录一个生命的轨迹，而是要揭示一条真理，唤起一种责任。在于唱响人们似乎已经久违了的无私奉献的础石之歌。

三

行文至此，耳际突然响起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是修军先生的夫人孙文琴女士的亲切动人的倾诉。为了完成历史使命，我与这可亲可敬的老者，有过许多次的深入交谈。她和她的儿女们，同修军的心灵是相通的。特别是当他去逝以后，在收藏和展示他的作品、整理他的遗物、接触他的同事和学生的过程中，他们对于他的础石精神，终于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孙老在一封来信中深有感触地讲：“社会的发

展是要付出代价，是要做出牺牲的；而就有那么一种人：良知、道义、责任，迫使他们站出来要说话，要做一些不为常人所理解的事，尽管往往会落入一个悲剧的下场。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是要我们下大力量颂扬的。而您正在做这么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我是着手做着这样的一件工作，但实在很抱歉，我动手太迟了，从应诺到动笔，整整过了10年，而且工作还进展得很不顺利。由于一些不必在此细说的世俗的困扰，使我在一种失落的心绪下开始动笔，总感到步履沉重。多年以来，修军夫人和他的子女给我这本书的写作准备工作予以了础石般的支持，使我在彷徨时坚定，在畏难时奋发，在浮躁时深思，在急切时沉稳下来。我终于在漫长的10年间，在世俗浮艳和灯红酒绿中挣扎着走过来，不为时尚所迷，不为名利所动，不为谬论所惑，不为诱惑所移，专心致志地开始吟唱这首凄厉的础石之歌。惟恐自己的境界对传主的精神领悟不够，惟恐自己的秃笔对人物风采表达不力，惟恐自己的歌喉对画家的美德颂扬不致。然而无论如何我没有放弃歌唱。归根结底，是础石精神鼓舞着我完成自己的使命。假若我的工作在我们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巍峨大厦中，还能够起到一块不为人知的小小的础石的作用，我也就感到欣慰，感到满意了。

真正动手后，我却又感到了艰难。修军一生的经历、为人和创作，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和多侧面的、棱角分明的鲜明个性，他的思辨的深刻与知识的精当、广博，共同组合成了他的如同一条大河一样的汪洋恣肆与仪态万方。于是我犯难了，对于这样一个越了解越深邃，越读越丰富的人，如同一条不同寻常的大河一样的艺术家，难道我们仅凭借一篇记述性文字，甚至一本介绍生平与创作的小册子就可以交待得下？于是我迟迟不敢下笔，也不忍下笔，生怕由于自己的浅陋与寡味歪曲了传主，亵渎了先生。

四

木刻艺术在中国至少也有千年的历史。起初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人们就是用具在竹木及其他材质上刻字、刻画，故又称之为版画。我国发现的甲骨文和竹简、木简其实就是最早的版画作品。现在世界所公认最早的一幅木刻版画则是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祇树孤独图》。就木刻特征而言，该画已相当成熟。以后发明了纸，木刻则成为了以复制为目的的一种制版方式，应用就更为广泛了。用钢刀在不同材质上刻画，即被称之为“版画”。木刻自然也属版画的一种。版画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现代画种，被加以创作和研究的历史却很短。直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版画，仍然是复制版画。



修军画室一角



鲁迅和青年木刻家
亲切交谈

现代意义上的版画艺术，特别是木刻艺术，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较之油画恐怕还要短暂。随着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加之受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版画艺术作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独立画种由欧洲传到了中国。鲁迅先生独具慧眼，对这种简约洞明的艺术格外喜欢。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大力倡导，并积极介绍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以及苏联版画家的作品，亲自创办木刻讲习会，举办木刻展览活动，撰文介绍木刻作品，支持成立木刻创作团体，出版木刻画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木刻运动”。在他的热心扶持下，一大批青年木刻

家迅速成长起来，创作了大量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充满人道主义和革命精神的版画作品。当时这个创作群体主要集中在上海，遍布全国各地。李桦先生作为广州的骨干代表人物，发起成立了现代版画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大批进步青年奔赴中共红都延安。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艰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员画画都没有纸张。但延安的山沟里生长着许多梨树和杜梨树，木质细密坚硬，很适于木刻，于是许多原来画画的青年画家都操起刻刀，进行木刻创作。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掀起了解放区木刻创作的热潮，涌现出古元、夏风、黄新波、焦心河、彦涵、力群、罗工柳、石鲁等一大批优秀的木刻艺术家。他们的来自工农兵群众火热斗争生活的作品，像开放在黄土高原上的一片奇葩，不仅在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引起轰动，而且也吸引了整个国统区的广泛关注。木刻艺术成为宣传抗战、团结民众和打击敌人的一种锐利武器。延安木刻作者的作品曾经联手在重庆举办展览，当地和各省报纸纷纷介绍，一时引起轰动。这时候木刻艺术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所熟识的一种大众化宣传艺术。

就是在这样的全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木刻艺术又成为人们冲锋陷阵的号角之时，在山东莱阳，在那鲜为人知的长满梨树的村镇上，有一个少年，深深地恋上了绘画艺术。他还在小学读书时，就酷爱着绘画。他出于儿童的天性，盲目地在小课桌上偷偷完成自己的第一幅木刻作品，但却并不明白这就是木刻。他只是觉得有趣，觉得很着迷。就像他整天用笔或随便一根小棍涂呀画呀，但他并不懂得什么是写生，什么是素描。在闭塞落后的乡村，见不到报章杂志，更不知有木刻这一画种。他只是喜欢画画，一有空就地上画，在小石板上画，在小黑板上画，画

了擦，擦了画。同学们让他画动物，都说画得像。为了画画，他的小手心没少挨先生的板子。可惜他只上到小学毕业，即13岁便失学了，但他对于绘画的热情丝毫未减。以后走出小山村，他才有机会读到报刊，欣赏到更多的绘画作品。他何时接触到木刻，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当他第一次见到木刻，一定感到神奇。得知这神奇艺术，很适合自己的审美趣味。黑白两色世界里，简简单单几刀刻下去，就可以使一座山、一条河、一头牛、一只鸡活起来。绝非是照猫画虎，而是一下就能传达出生活的神韵。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少年已经变成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是他的手中，仍然紧握着那把与他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木刻刀。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曾经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在伏案工作，又有多少块普通的木板，在他的手中刻了又刨，刨了又刻，终于化作不朽的艺术精品。谁能想象得出，他为那化平凡为神奇的艺术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旁人更是无法体会到一个苦行僧式的艺术追求者的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苦闷。木刻家修军一生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

眼下，他像一名精疲力竭的战士倒下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手中仍然紧紧地握着那把木刻刀。他痛苦地想象，假若有一天，自己的生命结束了，也不能放下刻刀。他曾经在战场上亲眼看到一名中弹牺牲的战士，手中还紧紧地握着钢枪不放。那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艺术家也当是这样的勇士。“文人不爱钱，武人不惜命”，这是他最信奉的人生格言。因为他的经历和秉性，造就了他既是“文人”，又是“武人”。他一贯生活清贫却又始终淡漠钱财；他一生历尽艰辛却丝毫不金贵生命。在艺术可以成为商品大卖高价的年月，他却夜以继日地为群众义写、义画，分文不取；而为了给国家和同志们节约每一元钱，他宁愿有病抗着，待到病重非去医院不可，又连几角公共汽车票和几元钱的出租车票也舍不得报销；他对广大业余绘画爱好者，特别是农村美术青年的帮助却又是格外大方。他的确是一个极可爱极独特的人。他一方面惜时如金，舍不得浪费分分秒秒的时间，同时又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为了在西安建一座与文化古城地位相适应的“美术家画廊”和省美协画家公寓，他可以停下手中的创作，连续奔波呼号数年，而毫不吝惜。他的性格中充满忠厚、温良、乐善好施、重义轻利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具有正直刚烈，不畏强暴，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的鲜明个性。这双重的个性、双重的魅力，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结合成钢铁的品格，奠定了他生活的基石，也注定了他的艰辛曲折的命运和多姿多彩的人生。

五

此刻，修军先生倒下了，十二分不情愿地倒在医院的病床上，像一头耕耘了大半生的老牛，卧在田头，眼瞅着自己犁过的土地，目光里透着深深的无奈和悲哀。他的身边，这座古城的南边是峻拔的秦岭，东边就是古老的黄河。这山与河，同他相随相伴了一生，早已化作了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他精神的支撑。在他的眼里，这连接着祁连、昆仑的巍巍秦岭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有了这脊梁，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屈服，不会趴下。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黄河，怀着更为深厚的感情。他常常面对黄河，



修军画室一角

望着那波涛汹涌的滚滚洪流，就像面对慈母一般的亲切和感动不已。为了考察秦岭、了解黄河，几十年间，他曾无数次地深入峻岭大山，从不同的地段数度徒步亲近黄河；也曾到山岭人家扶贫，从陕北段逆流而上，同山民同甘共苦，一路领略黄河风采和两岸风土民情。

同秦岭、黄河的不解之缘与苦恋情结，是构成他全部艺术人格与美学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和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核心和主体。他是把宇宙自然、祖国民族和主观情感三者融为一体的。而连接昆仑和来自“天上”的秦岭之石、黄河之水，经受过亿万年的风雨洗礼，经历过九曲十八弯的千难万险，经历过并继续经历着千辛万苦，千年万代巍然耸立，奔腾不息，刺破青天，涌向大海，化作无限与永恒的意象轨迹，正集中而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对于宇宙自然、祖国民族的历史与未来命运的哲学领悟，体现了他对于自我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完美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岭与黄河的完美与博大，也正是画家心目中的自我意象的形象塑造。这，就是修军艺术生命的本质所在，天人合一，形神合一。这是他的艺术哲学，也是他的生命哲学。

其实，他的更为宏大的一幅画作，并非用他那一把锋利的刻刀刻画在梨木板上，而是用岁月和言行，用点点滴滴的心血与汗水，用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真情流露，用爱与恨、灵与肉的搏斗与抗争，雕造于天空与大地之间，呈现于他全部的生命热情之中。他的艺术是属于未来的，他的艺术凝结在秦岭大山一样巍峨壮观千古不移的历史见证者的记忆中，融化在黄河之水一般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未来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愉悦世俗的流星一闪、灵光一现，乖巧的东西都将云消雾散或沉沙河底，惟独真正的艺术，承载了真情实意的艺术品，终若壁上夕照、砂里融金，呈现出自身的分量与光耀。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历史同样又是这样的公正。秦岭、黄河是历史老人，它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自己付出过真情的人，同样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以虚假的灵光或别的什么投机取巧之术欺世盗名之徒。泥沙与真金，最终无法逃避秦岭大山与黄河洪流的裁断，必将各得其所，各归其宗。

六

真正的诗人，是最敢讲真话的人；而敢讲真话的诗人，其命运往往悲惨。当红的诗人，不一定是个诗人，至少很难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其实不需要写许多诗，只要有几句后人记住，其所谓千古绝唱，也就足矣。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陶渊明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李白的“安能摧眉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如毛泽东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皆为真情之诗、血泪之诗、亲民之诗，一句两句胜过千句万句。

西北地区有一位老诗人，也是一位曾经被打成过“右派”的大诗人，名叫玉果。他写了不少的诗，有的诗也曾经产生过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当他百年之后，人们能够传颂的，也就那么几句，其中就有：

假如，我写了十行诗，
来赞美秦代的兵马俑，
那么，我将写百行诗，
来赞美石鲁的画，修军的木刻。

这是诗人玉果《唱给西安的歌》，他讲了真话，抒发了真感情，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斥责了那股“厚古薄今”、“以古压今”的病态世风，就不必真写“百行诗”了，只这三两行，已经足以传世。他写这首诗时，修军先生正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踽踽独行，正在画室之中埋头创作。他顾不得听这些赞美的诗句，他的生命的热情，又出现了一次燃烧与喷发，他的艺术创作又出现了一次高潮，他没有任何理由驻足下来，他只能艰难地行进，因为黄河的奔涌是永不停息的。

待到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故事，则将由此开始。我们前面交待的只是一个画家，更确切讲，是一位木刻家修军的最后故事的一个序曲或引子，我们接下来所要讲述的，是我们所敬重的主人公在他一生中间的短暂时光里发生的和他其间所想到的一切。这样的安排，只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为有利于表现集中而强烈内容的结构方式。我们只是截取一个人一生的重要一段，就像画家的那幅勾勒秦岭风骨的代表作，就像画家的那幅展现黄河魂魄的代表作，其实大可不必把秦岭绵延千里峰峦叠嶂的山脉和黄河的九曲十八湾都刻画出来，只需截取一段，也就足够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于一位艺术家，也不必要营造揣测他的一生的具体，而只需呈现出高度凝练、高度浓缩和高度典型的一章，便可举一反三。这其中的一段，便是修军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前的闪耀，那是更本色、更真实的辉煌。那最后时日的感人故事，充满了浪漫与传奇的色彩，这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内容，本身也许更像是一幅更集中、更强烈、更具表现力的木刻作品。我将以全力所为，把那天地之间一幅《离骚》《天问》式的大作，奉献给热爱修军艺术的读者和继往开来的历史。

修军画室一角





修军先生，驾着他的播撒
芳草的理想之车，驰骋奔腾，逐
日赶月，一路留下深深的车辙，
插下美丽的花朵，成为那个时
代的精英。那个时代，如同理想
的天国，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
精神主宰着人们的灵魂。

第一部 乘骐骥兮驰骋

屈原的《离骚》与《天问》，修军先生推崇备至。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情与哲理，正是得益于此。他曾经对笔者讲，屈原的诗歌，《离骚》、《天问》中好多诗名可以画出来，也可以刻成木刻。年轻的时候，他常常把自己关在画室中，读着这些诗句，泪流满面。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是很难以常理推断的。作为造型艺术家的修军，他一生中对事物的形貌状态十分敏感。他像大诗人屈原一样，终日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飘然陶醉中，时刻吟唱着“美妙绝伦的天国之歌”；常常完全忘却世俗生活的现实，忽略了自己的肉体存在，何以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这是一大憾事，也是酿成他悲剧结局的一个原因。

他总是固执地以为，三闾大夫的“投江”绝非是自尽，而是“成仙”。真正读懂了《离骚》与《天问》，这便是必然的结论。修军的痴情与忘我，也绝非是自轻，读懂了《黎明》与《黄河入海流》你便明白了他的人生追求。他是更加地珍视着自己的宝贵人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像许多人那样，他只是十分感激父母的遗传造就了自己强健的体魄，使得自己坚强的意志和美好的追求有了一个坚实的载体。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咬牙挺过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无论是战争年月日夜不息地行军打仗，还是在朝鲜战场上连几天吃不上饭甚至喝不上水，以至于下放农村插队劳动九年，一直拖着严重的肝病接受劳动改造，和返城以后得了绝症数年竟然毫不觉察。他实在太忙了，一直在冲锋陷阵，一直在伏案拼搏。他的外表看着像岩石一般坚强的体魄，再加之钢铁般的意志，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在毫不自觉的情况下，接受了体能的极限挑战。他超越了一个人体力所能达到的一个又一个极限，一次又一次创造生命的奇迹。这不能不说，也是修军先生的超人之处。直到年近古稀，他也从来没有闲暇关注自身。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会衰老，自己年事已高，做起事情来会力不从心。他没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是思考者，是探索者，更是开拓者，他在急匆匆地朝前赶路，哪里顾得上左顾右盼。他的发型，依旧是年轻时的那一头长发，仿佛永远在风中飘逸，蓬松若英姿勃发的树冠。他走路的姿势依旧像年轻时代那样脚步沉重而有力，遇到路上有碍行的石子什么的，总喜欢一脚踢开。他更喜欢登高越坎，在崎岖坎坷中腿脚灵活地跳

修军在画室



上跳下。他思维和谈话的方式，依旧像年轻时那样敏锐、好奇，总希望了解未知，发现新的领域和新的奥秘。因此他的语言，绝无守旧之意，总体现着年轻人似的某种不安分的“狂气”与敢于“冒险”的精神。他吃起来依然像年轻时一样，不论荤好，吃得飞快，且能吃能饿。他待人接物，也仍然是当年那个热心肠的省美协办公室主任和创研室主任的风格，依旧是好管“闲事”，好帮助和照顾别人，从来也没想着自己年事已高，也需要别人照顾。

这就是修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一个精神永远年轻，永远超脱、飘逸，因此也就总以为自己的身体依旧年轻如昨，健康如初，直到年近古稀，也就依然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如何按照老年人的特点，实行由饮食、起居、锻炼到心理的全面的保健与全面的调整。为了给公家省钱，甚至不愿到医院体检，更不愿意住院。今天回想起来，这也是整整一代人的生活误区，结果无不酿成悲剧的结局。

在那个需要英雄也大批地涌现着英雄，需要崇高，也的确培养了大批崇高者，需要理想，也塑造了大批理想主义者的伟大变革的时代里，修军先生，驾着他的播撒芳草的理想之车，驰骋奔腾，逐日赶月，一路留下深深的车辙，插上美丽的花朵，成为那个时代的精英。那个时代，如同理想的天国，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主宰着人们的灵魂。在他们那个时代，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除了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再干什么？修军先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的，他总以为自己这一块坚韧的“合金钢”是坚不可摧的。

那是1992年12月中旬，正在画室工作的修军先生，突然感到眩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起初觉得面前的画稿在旋转，旋转得使他无法看清任何一个细部，继而整个画案，连同整个画室的四壁和脚下的地板都旋转起来。他感到一阵慌乱，想急忙站起来，但两腿软得支撑不起身体。他这才意识到，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挣扎着回到卧室，躺在床上。晚饭时一口也不想吃，可肚子里却像吃多了一样饱胀。晚间躺在床上，又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恶心想吐，但又吐不出来。他隐约感觉到了一场从未经历过的风暴的到来。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体质强健，仍然像每一次面对困难一样，他不相信什么病魔能把自己击倒。不料接下来的日子，更是痛苦难挨。他厌食到一吃饭就吐，头晕得一站起来就天旋地转，每天卧床不起，完全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这是多么的令他焦虑不安。那结实偏胖的身体，像一座雪山遇到了雪崩，很快地消瘦下来。这样不到一个月，一个原本鹤发童颜、气色很好的老人变得面黄体弱，瘦羸不堪。许多熟人见到他都吃了一惊。妻子儿女们要他住院检查，他坚决不去；美协的同志来看望，也劝他尽快到医院检查，他还是不肯。就这样拖着，他希望能像以往头疼脑热一样，凭着自己的体质和毅力，抗过去。结果，拖到1993年1月下旬，病情日趋加重，他的好友陈笏咏见他那样十分焦虑，天天来家探望，劝他住院检查、治疗，修军还是摇头不肯。笏咏不管他应与不应，打电话给医院联系好了病床，又托弟弟陈笏桢找好了汽车。有感于友人的真情，修军这才勉强答应住院检查。

这是他有生以来很少几次住院的一次。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回到现实之中。一生蔑视金钱的修军，却把生病住院花钱看得很严重。就在查病期间，他还不安地对夫

人说：“交了这么多钱，查不出病来，回去怎跟同志们交待。美协同你们行政单位不一样，我们是群众团体，没有钱哪。”

他说了这些话，就低头沉默着，显出忧虑，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这些话，这些日子他在心里不知对自己讲过多少遍了。他不愿意住院检查，一来不信自己会有大病，二来就是害怕花钱。他当然知道自己是公费医疗，正因为如此，他更执意不肯住院。他们这一代人，多数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任何情况下，总是先替国家和别人打算，很少替自己着想。真正的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像是信仰一种宗教，对于其中的信条，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修军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当然也有假冒分子，那应当除外。有人则认为过分的虔诚便无异于迂腐。悲剧往往也就在这时候发生。

修军先生的夫人，是一位在学生时代就追求进步，以后穿起军装千里迢迢同修军走到一起的忠实的党务工作者，同属于那个时代的无私奉献者，对于修军的无私她是理解的；只是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虽然朝夕相处，却是一个搞创作，一个忙工作忙家务，相互之间从来很少“干预内政”，甚至年轻时为了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他们还经常争吵，修军后悔自己没找一个“没文化没工作的农村妻子”的话，曾使她感到既委屈，又伤心。她只知道修军除了下乡写生和搞中心工作，便整天把自己反锁在画室里面，连吃饭也叫不应，而对于丈夫在艺术界的威望成就知之甚少。这一回住院查病，她才真正开始步入了修军的世界。她逐渐吃惊地发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越来越多地被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二

就在修军担心查不出病，又白花了钱，回到单位无法向同志们交待时，大夫又开了化验单，让病人作钡餐透视。修军思忖着，这不知又要交多少钱。他很不乐意地喝了钡，接受了X线透视。全家人最担心的结果，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第二天，背着病人，大夫找家属谈话。用修军夫人的话说，告知了一个天大的不幸：修老患的是晚期胃癌！听到这个噩耗，孙文琴先是一怔，继而就固执地怀疑这个结果不准，一定是误诊。她在卫生行政部门工作多年，知道医院误诊也是常有的事。她提出要求为病人再做一次胃镜检查。这是最直接的检查，她把希望寄托在胃镜上。很快，胃镜检查结果也出来了。修夫人事后回忆说：“我抱的最后一线希望被彻底粉碎，此时此刻，我才知道，生活是这样的残酷，灾难的降临是这样的突然！”孤立无援的夫人，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这个事实，更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修军。孩子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全家人都哭了，都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小女儿哭得格外伤心，她感到内疚，感到错怪了父亲。她和姐弟一样，由于跟随父亲下放耀县，等到回城，学业和求职都受到了影响。那时，她在工厂当工人，家住西安西郊，厂子在东郊，上班路远，还时常上夜班，又苦又累，生了小孩后，喂奶成了大问题，很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依着父亲在省美协的资历、威望和职权，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她安排在既轻闲又能学习艺术的美术家画廊上班。她恳求爸爸帮她调到画廊，爸爸拒不答应。她